

看电影

《人生大事》借鉴了《入殓师》的角度，将镜头对准“殡葬师”这一“非主流”的神秘职业，套用轻喜剧手法，揭秘从业者的苦辣酸甜，并借助他们的视角，展开对于死亡这个宏大又深刻话题的探索，从而激发对活着、对温情、对陪伴的渴望，反映了关于“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哲学思考。

《人生大事》：温情轻喜剧探索严肃命题

■ 雪林

“人生除死无大事”。由刘江江编剧并执导，朱一龙主演的电影《人生大事》上映29天，累计票房突破15亿，累计观影人次达3730.1万，暂居2022年中国电影票房榜第三名，并收获了淘票票9.5、猫眼9.5、微博评分8.9、知乎网友推荐度89%、豆瓣评分7.3的高分口碑，成了这个暑期档当之无愧的黑马。

《人生大事》一开篇，色彩浓烈、镜头摇晃、特写频繁、节奏迅速，一口浓郁的湖北话，奠定了其粗砺生猛的江湖草莽基调。

故事并不复杂，祖辈都是殡葬师的刑满释放人员莫三妹，人称三哥。在一次出殡中，他遇见了武小文，从此被这个小姑娘纠缠上，甩也甩不掉，离也离不开，这给本就麻烦缠身的他带来了一系列生活难题。一番啼笑离奇之后，这对特殊“父女”，在朝夕相处中碰撞出奇妙的情谊，意外地改变了三哥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

死亡，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见过，每个人都熟悉，但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许多人都很难说得清。在电影界，关于死亡的探讨由来已久，关于这个命题的影片珠玉在前，比如《入殓师》《铤仓物语》《我们天上见》《本杰明·巴顿奇事》《遗愿清单》，温暖的温暖，深沉的深沉，催泪的催泪，要想有所突破，并不容易。

《人生大事》借鉴了《入殓师》的角度，将镜头对准“殡葬师”这一“非主流”的神秘职业，套用了轻喜剧手法，揭秘从业者的苦辣酸甜，并借助他们的视角，送别一个个生命上路，展开对于死亡这个宏大又深刻话题的探索。这个故事，激发人们对活着、对温情、对陪伴的渴望，反映了关于“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哲学思考。这一尝试是成功的，观众可以迅速代入，在会心微笑之时，亦体悟些许沉重，洒一掬感动之泪，可谓悲喜交加，笑中带泪。

影片中，仗义的三哥、精灵的小文、倔强的莫老爷子、逗趣的建仁、善良的白雪、可怜的小文亲妈海菲……一个个角色血肉饱满，人物鲜活鲜明，令人过目不忘。

最出彩的，自然是三哥与小文这对没有血缘但胜似亲人的“父女俩”。

朱一龙饰演的三哥，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长身玉立的痴情种小公爷相比，判若两人，把一个人人生潦倒却又薄云天的底层小人物演得惟妙惟肖，妥妥的“剧抛脸”。外形上，一副“边缘人”的模样，寸头倔强，胡子拉碴，一身痞气；性格也不讨喜，眼高手低，一事无成，动不动自称“老子”，江湖气十足。但他本性善良，嘴硬心软。尤其出场的一系

列镜头，值得玩味：风风火火进门，手挟燃烧的纸钱点烟，不以为然地跨火盆，满不在乎地忙活着给逝者穿寿衣……瞬间勾勒出一个对死亡毫无敬畏的“街溜子”形象。

杨恩又饰演的小文，古灵精怪，乱蓬蓬的两个冲天发髻，一杆红缨枪不离身，酷似哪吒。她身世可怜，被家人遗弃，脾气死硬，天不怕地不怕，认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

小文的外婆去世，是三哥开车送的葬，小

文一根筋，不知“死”为何物，无法理解“外婆在盒子里”，也不能接受“外婆被烧成烟”，魂魄不散地追着三哥讨要外婆。这样一对“硬碰硬”组合走到一起，不啻火星撞地球。

本来小女孩交给一个素昧平生的未婚男青年照管，在现实生活中绝无可能，但在光影世界里，这种荒诞有了土壤。影片将三哥塑造成压在“五指山”造型的沙发下的孙悟空形象，而小文则是闹海的哪吒，大部分场景中，

谢谢你温暖我



他们都保持“哪吒大战孙悟空”的冲突模式，一个追，一个逃，一个调皮、一个顽劣，冲淡了观众关于不伦禁忌的担忧。再加上增添了建仁与白雪婚后收养小文，以及小文亲妈加入“殡葬团队”的桥段，实现了逻辑与道德的自洽，令人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得以专注沉浸于故事之中，相信这对“冤家父女”的顺理成章和命中注定。

影片中的催泪桥段，也颇具看点——

比如不计前嫌，为情敌装殓。三哥入狱前有个女友，出来后希望洗心革面，重新生活。没想到情敌冲出来横刀夺爱，变得一无所有。不料，情敌遭遇车祸亡故，身体破碎，惨不忍睹。前女友厚着脸皮，上门求他帮忙缝补身体，让逝者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三哥本想硬起心肠，终是不忍，求父亲出山完成装殓。父亲借此机会，将毕生绝学传授于他。最后，亲人们瞻仰亡者安详的遗容，感激他们还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儿子”，深深鞠躬。

这一段，不仅预示着这是三哥真正走上殡葬师职业之路的起点，也不只关乎赎罪与宽恕，更深远的寓意在于，让更多人了解殡葬行业，学会尊重“种星星的人”，懂得了思考“体面离开”的意义。

比如小文走失，又回到“上天堂”店铺门口。看到小文小小的身影闪现在巷口，三哥又怒又急，又爱又怜，想打，又舍不得，压抑着怒火，吼道：“你怎么乱跑？走丢了怎么办？”小文号啕大哭，流着眼泪，拼尽力气大喊：“我的爸爸叫莫三妹，我住在延江市雨花区槐安路七十三号上天堂，我不会丢。”这是三哥狠心把她交还给亲妈前，一再教她练习的话。此言一出，屏幕内外都泪流满面。经过一番同坎坷、共患难，他们已经成为相依为命、拆不开、打不散的至爱亲人，小文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而三哥，也完成了自我救赎。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结尾。父亲临终前，叮嘱三哥给他安排一场简单、特别又不失体面的葬礼。他从妹妹手里抢过父亲的骨灰，塞进烟花筒中，开车狂奔到汉江边，点燃打火机，烧着了引线——“父亲”化作漫天璀璨的烟花，照亮了整个江面。这场隆重的告别，寓意深远：人这一辈子，不过匆匆百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使曾经短暂地绚烂过、辉煌过，化作一缕轻烟，也是存在过，也是值得。

当然，《人生大事》并不完美，比如深度方面不及《入殓师》，故事推动过于依赖巧合，情节过分密集紧凑，某些角色有“工具人”之嫌，“大团圆”结局颇为牵强，但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一部温情动人的用心之作。期待未来的殡葬题材影片，能出现更具张力、更有深度的标杆性作品，传达更加健康、豁达的生死观，引领人们更好地解读“死亡”这一永恒而深刻的母题。

音乐之声

线上音乐会，只是一场“预演”



萨拉萨蒂的《安达卢西亚浪漫曲》和波迪尼的《会跳舞的洋娃娃》，这两首风格迥异却同样动人的作品虽打动了我的心，可让我热泪盈眶的，却是艺术家于两首加演曲目中间的插话。他说：“希望我们早日在音乐厅见。”

■ 吴孜

7月5日，上海交响乐团公众号发布了一条消息，《夏天的快乐回来了！“2022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20日见》。看见标题里那个大大的感叹号了吗？文章发布者的欣喜，跃然纸上。

谁是文章的发布者？还用问吗，上海交响乐团。只是，在看到这个感叹号之前，我还以为那一场场被迫取消的音乐会，只扰乱了乐迷的心境。7月6日下午3点半，2022年上海夏季音乐节开票。我牢牢记住了这个时间节点，可我在选择哪几场音乐会时只犹豫了片刻，就有好几场的票已经售罄。还好，肯定要去看现场听的《李伟纲小提琴独奏音乐会》，被我早早收入囊中。

在等待7月23日晚间的这场音乐会的数天里，我逢人便跟他们唠叨李伟纲其人其事。他们当中有几人竟然问我李伟纲是谁，这让我非常生气。不过很快，我就原谅了他们，没有听过“上海四重奏”室内乐音乐会的，怎么会知道李伟纲是这支世界顶级弦乐四重奏组的第一小提琴呢？

我是怎么迷上“上海四重奏”的？

往事已是一团雾，但是，约会般地用大半

年在上海交响乐团演艺厅听完“上海四重奏”的全套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作品后，又约会般地用了好几个月在同一个演艺厅里听完他们演奏的全套勃拉姆斯弦乐四重奏作品，这样的经历是忘不掉的珍贵记忆，且让我从“上海四重奏”的一般粉丝进阶到深度迷恋者。是“上海四重奏”，让我头脑里的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两位音乐大师的弦乐四重奏作品，由碎片变成了如同两栋结构完整的建筑，前者伟岸后者敦实。这一步对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意味着什么？好有一比，“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是好诗，用色彩、体感和因久久盯视雨帘而产生的幻觉等三种意象，将诗人的思念写得极为为读诗人感同身受。然而，总是将这一联诗单独拎出来吟诵，会让人生出悬浮在半空中的不踏实感。只有将它们还原到李商隐的整首《春雨》里，这一联诗的好处，才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无论是贝多芬还是勃拉姆斯，他们的弦乐四重奏作品，每一首都有非常优美从而传播得非常广的片段，假如我们止步于那些悦耳的片段而不去领略全貌，那么，我们欣赏到的只能是一栋建筑的飞檐或者窗棂，这种盲人摸象般的体验，岂不辜负了那些伟大的作曲家？

两次漫长的“约会”以后，凡是“上海四重

奏”在上海公演，我就会选择留在上海就等待演出开始。

2020年2月23日，他们携手著名大提琴演奏家王健为上海乐迷奉献一场舒伯特作品音乐会。这是上海交响乐团2021年~2022年演出季里的一场最激动人心的音乐会，且不说“上海四重奏”和王健在世界古典音乐界的地位已经证实了他们的演奏水准，仅音乐会安排的曲目就足以叫乐迷们激动不已，舒伯特《d小调第十四弦乐四重奏，D810（死神与少女）》和舒伯特《C大调弦乐五重奏，D956》，都是古典音乐舞台上常演常新的经典曲目，“上海四重奏”与王健的合作，会给舒伯特的这两首名曲涂抹上什么新色彩？

但是，音乐会取消了。

后来，去上海交响乐团听小提琴演奏家宁峰的独奏音乐会。上半场在两首曲目的片刻间隙里，我一扭头看见了李伟纲，他来听年轻同行的现场了。中场休息的铃声刚响过，我便起身去往休息室，也许能在那里遇见李伟纲，我想。果然，他在，像舞台上一样一身正装，只是，脖子上多了一条围巾。我很想问问李伟纲，何时能在此地再听到“上海四重奏”？又一想，该来的总会来的，就没上前打扰沉默着的演奏家。

果然，意料之外的2022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翩然而至。更意想不到的，李伟纲的名字也出现在了节目单里，只是，这一次不是与三位伙伴比翼齐飞的四重奏，他要上演一场《李伟纲小提琴独奏音乐会》。那些夸赞“上海四重奏”的乐评都纷纷表示，这个四重奏组合之所以能常年保持高水准的演出效果，与第一小提琴李伟纲扎实的、稳定的技艺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就让我们聆听一个人的“上海四重奏”吧。

临近音乐节开幕前，上海的疫情又有新变化。然而，上海交响乐团多么想把“夏天的快乐”又回来了”所渲染的兴奋留在2022年夏天的上海，几经周折，好几场音乐会依约在音乐厅照常进行，但《李伟纲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则由现场转为线上直播。

退了票后，不免沮丧。转念一想，也许能全程近距离地欣赏到艺术家演绎作品时丰富的表情？于是，等待就变得非常愉快了。

维瓦尔第《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莫扎特《降B大调第二十六小提琴奏鸣曲》、席曼诺夫斯基《阿瑞图萨的喷泉》、拉威尔《茨冈》、德彪西《月光》和勃拉姆斯《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这就是《李伟纲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节目单。线上直播开始后，果然如我所料整场音乐会演奏家就在镜头的“直视”下，又由于没有现场观众，两首曲目之间也就没有了李伟纲已经听惯了的热烈掌声，为此，他索性将曲目之间片刻的休憩都省略了，就这么一首紧接一首地往前推进音乐会。如此，我们看到，当演奏音乐会的第一首曲子维瓦尔第的《A大调提琴奏鸣曲》时李伟纲的笑容还很轻松，到了最后一首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时，疲惫已经掩饰不掉地写在了他的脸上。

即便如此，他还是拿出全部热情将勃拉姆斯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最深情的一首，演奏得情深意切。可是，整场音乐会总共6首作品，李伟纲在年轻钢琴家徐今朝的配合下，哪一首不是在全情投入？一起在网络分享音乐会的乐迷们说得好：“从曲目选择，就可以看出李伟纲给自己出的难题有多大。而他看似中规中矩的演奏，则充分显示出一个基本功出色的演奏家对作品的忠诚度。这才是一场完成度极高的音乐会。”

下半场开始不久，这场线上室内乐音乐会的眼看人数就达到了一万。试想，假如这场音乐会还在上海交响乐团演艺厅举行，能在现场聆听的，也就200余位幸运乐迷。一万，这个数据让李伟纲看到了“上海四重奏”多年来推广室内乐的成果，愉快之下他加演了两首曲子，萨拉萨蒂的《安达卢西亚浪漫曲》和波迪尼的《会跳舞的洋娃娃》。两首风格迥异却同样动人的作品虽打动了我的心，可让我热泪盈眶的，却是艺术家于两首加演曲目中间的插话。

李伟纲说：希望我们早日在音乐厅见。



《沉香如屑》开播 展现中国式侠女风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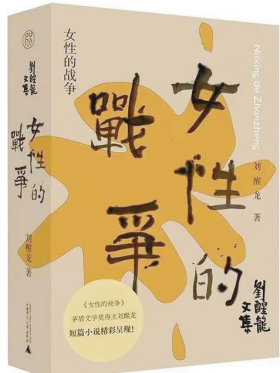
由北京优酷科技有限公司、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方特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郭虎、任海涛执导，杨紫、成毅联袂主演的电视剧《沉香如屑》于7月20日正式播出。

《沉香如屑》的核心是与邪恶势力宣战、守护天下苍生大义，剧中用一定的笔墨展现了女性力量与仙侠风骨。

故事开篇，于四叶菡萏中诞生的芷昔、颜淡两姐妹，一强一弱，姐姐芷昔从出生被认定天资较弱，经历着被比较的生活，但她却极具韧性，以勤补拙，从而逆袭成为年轻的妙法阁副掌门，成功实现自我价值；妹妹颜淡生性向往自由，常以最大的善意和柔情看待周遭事物，敢于反抗天界威严——帝君应渊。她重情重义，罩着幻化为仙的余墨，言谈举止中尽显中国式“侠女”风骨，这也为日后她与应渊携手拯救苍生埋下伏笔。

在现代价值观下，《沉香如屑》重塑女性形象，不同于以往“花瓶”形象，她们以“追求自我价值”作为内在驱动力，或注重自身修炼或心怀天下苍生，于角色魅力中彰显中国式“侠女”风范，绽放独特光芒。（谢威）

新书架



《女性的战争》

刘醒龙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07月版

《女性的战争》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包括《翡翠画儿》《汽车不敢撞人》《女性的战争》《麦芒》《老寨》等篇目。《老寨》讲述了一个以砍树为业、没有通电的村子里，砍树人贤可在夺回为通电而另嫁他人的未婚妻后，为实现通电而外出学艺的故事。《两河口》讲述了为守护石堤，老人长乐一直蹲守其旁阻止众人堤下淘铁砂，然而因贪馋美食不幸中计离开，石堤最终坍塌的故事……这些故事或体现了浓烈深沉的亲情、率性自然的爱情，或揭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或表现了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



《走近文艺家》

光明日报文艺部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06月版

《走近文艺家》讲述了100余位当代著名文艺家的故事，他们来自文学、书画、工艺、文物、曲艺、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不同领域。这些文艺家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留下了大量精品佳作，也在追求德艺双馨的道路上为文艺界树立了榜样。书中的这些故事，镌刻着他们的创作足迹，承载着他们的艺术感悟，沉淀着他们的人生经验，蕴涵着他们的人生智慧，对于我们看清来路、守住本心，具有重要意义。（端木紫）